



左图：海垦牧公司旧址景区。摄影 / 梁永安

古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移中，必然要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：工商业对于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？对于人生有什么价值？早在17世纪，英国思想家洛克就在他的《论商业》中指出：商业文明对人类生活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改造作用。商业追求利润，它不分种族、不分政治主张的差异、不分不同的思想意识，商业资本穿行在所有的利益空间，极大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割据与封闭，解放了人的创造力。

良性的商业精神不唯有牟利性，同时也是社会道德和服务精神的统一，更是民主法治与道德伦理的互融。每当社会需要大变革时，总是有从传统轨道“跳槽”到工商业的有为者。

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一个典型。1840年出生的他曾经在明治维新前后投身政治，但1873年之后毅然辞去主管国家预算的“大藏少辅”高位，走上了“左手论语，右手算盘”的变革之路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和五百多家企业，遍及各行各业，是日本“植产兴业”

大潮中的领航人。

站在通海垦牧公司的故地，眼望一条通向遥远的海堤巍然伫立，这是张謇当年尽心打造的防波大堤。海风劲吹，天空中飞过欢叫的海鸥。大片大片的云朵缓缓向东飘去，烈日执拗地迎风倾泻，自然与人力在这儿获得了平衡。

向海要地向来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、最艰难的开拓。法国女作家杜拉斯1950年写过著名小说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，书中的女主人公丈夫去世，她用所有的积蓄，买了海边300公顷脆弱的稻田。为了稻田安全，她倾尽全力筑起了一道长长的堤坝。但堤坝总是被汹涌的海潮摧毁，一年又一年，这倔强的女人终于绝望了，在心力交瘁中黯然离去。

德国文学家歌德两百多年前写下的伟大经典之作《浮士德》，书中主人公雄心勃勃地漫游于世界，但最后轰然倒在风高浪急的海滩上。

张謇在47岁的壮年，也在启东的海滩上打开了面向大海的新篇章，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，上世纪

20年代，他创建的各个垦牧区的种棉面积占江苏全省的50%，高达400余万亩，约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14%。

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，这番伟业来之不易，其中的奥妙正在司马迁所说的“凿空”精神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高度赞扬张骞通西域的伟大功绩，以“凿空”二字传神地写出了张骞的境界。

农业社会的力量在于坚持不懈的长期主义，但长期主义中也有本质的区别，既有不断探索的前赴后继，也有代代循环的因循守旧。能不能敏锐地发现时代变迁中的新需求，果断投入新的产业变革、文化出新中？这是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在历史空白中“凿空”的关键之点。

张謇的心里有一道大坝，在坝的前方，是无垠的大海，它通向世界；坝的后方，是“棉铁主义”的炽热激情，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大海边实践“实业救国”的勇士，在1901年那个国家虎狼环伺的危局中，尤其具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高越气概。

离开启东之后不久，我又去了广州郊区的东塍村。这是一个颇具传统气息的古镇，房舍建筑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历史旧貌。在东塍村的博物馆，我惊喜地看到一副张謇写的楹联：“赖此善知识，却是英特人。”这尽管化用了苏轼《赠月长老》中的“十年此中过，却是英特人”，但在精神上，却是他独一无二的自画像啊！站在这楹联前久久不愿离去，仿佛又看到了启东的滔滔海浪，看到了通海垦牧公司那道通向天际的巍巍长堤……